

## 我们都是“九字班”

○王 蕙（1989级计算机）



20世纪70年代，姑父芦荣光抱着我在天安门广场留影

1939、1989、2019，这三个数字，恰好是我们家三代清华人入学的年份。

1939年，我的姑父芦荣光离开被日寇占领的北平，辗转到大后方昆明，考入西南联大电机工程系，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，迎来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被选派至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学习。

回国后，姑父担任了哈尔滨电工局、沈阳电工局设计处副处长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家百废待兴。他们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基础，为全国工业化建设争分夺秒地工作。在与他共事的同志文章中，记录了当年他对新分配的同志讲到：“你们今后的工作，就是设计、建设制造水电、火电等发电设备的工厂，特别是它的规模、容量等级将要大大提高，而其建设速度也要大大加快，满足祖国建设的需要，现在祖国就等待着你们来参加建设。”

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后，姑父被调至设计总局任计划处、国外处处长，参与苏

联原子能技术合作的谈判。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院长，与其他同志一道承担了制订我国两弹研制计划的工作。此后参与领导了铀同位素分离厂、铀冶金厂、生产堆等核工程的建设，为我国两弹研制做出了贡献。离休前担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、计划司司长。

长期受从事工作性质所限，姑父从不和家里人谈他工作的情况，也几乎和其他同学断了联系。某次我们曾就这个话题谈起，他也不无遗憾地说，当年在与同学聚会时，一提及近况，他只能闭口不言，次数多了也难免扫兴。后来为了避免尴尬，他也就不再参加任何活动，时间长了，慢慢就没有联系了。为了工作，他们这一代人完全牺牲了自我。

50年后的1989年，我考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，姑父非常兴奋，几次提到电机系与计算机系的渊源，以及计算机学科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，鼓励我好好学习、好好工作，作为长辈和学长的



王蕙与儿子

## □ 我与清华

殷切之情溢于言表。我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，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进出口银行，无论从事技术还是业务，无论在总行还是在分行，都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，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和金融系统五一劳动奖章，为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行业促进实体经济现代化转型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

我也在清华园里收获了爱情，毕业后就和同班同学张旭结了婚，建立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，也给我的大家庭增加了第三位九字班成员。由于我们一直在北京工作、生活，就成为国内外同学们的联络中转站。2019年，我们年级还成功地组织了

入学30周年的活动，很多放飞多年的国内外同学都回到清华，看到大家还都是青年时代的纯真模样。

我们的儿子也在2019年如愿以偿考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，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代九字班成员。恰逢国家更加重视基础学科的发展，他非常幸运地可以将自己的兴趣与国家发展的需要相结合，开心地沉浸在数学的海洋中。

1939、1989、2019，电机、计算机、数学，我们家三代清华人的经历和专业选择，反映了近百年来时代变迁，没变的是：我们都是九字班。

# 奋力攀登 风光无限

○初世敏（1975级无线电）

2019年是我们1975级校友毕业40周年。静思过往几十年，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爬坡，在攀登的征途中，不敢有丝毫松懈，以往的每段岁月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一道道风景。

## 从兵团战士到清华学生

我是一名北京“老三届”知青，1969年4月1日，伴随党的“九大”召开，尚未到成人年龄的我与许多“老三届”知青一起，登上了开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列车，编制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。狂风、黄沙、严寒陪伴我度过了七年的兵团磨炼，住的是劳改农场的土坯房，喝的是人畜共饮的窑坑水。我们在乌梁素海修理地球，在包头万水泉建设造纸厂，带领我们的连级干部是现役军人，排级干部是复员军人，从起床号到熄

灯号，全程军事化管理。

在兵团，我积极要求进步，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。不论是挖排水渠，修建农田水利，脱坯盖房，还是建设造纸厂，彻夜抢运造纸设备和原材料，如果没有抢到最艰苦的活儿，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更早起，决不能落在别人后面。政治学习，军事拉



2019年国庆节，初世敏学长参加国庆70周年观礼活动